



歌声是人的第二张脸，也是人的心声。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歌，什么样的心承载什么样的命运。

无意间进入她的直播间。与其他主播或美颜或滤镜不同，她本色出境，自带山里人的粗粝和淳朴。上山回来，脱下迷彩服，抄起水洗把脸，换件干净衣服，她就开始直播唱歌。

她注定是个有故事的人。年近七旬，农村人，离异，与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相依为命，为了给女儿筹钱治病，她学会了唱歌，因姓刘，故起名“刘姥姥唱歌”。我看过“刘姥姥”戴着假牙唱歌的场景，的确显得年轻好几岁；也看过她不戴假牙高歌的样子，空荡荡的牙床就像澎湃而下的瀑布剪开了一个洞，盛满孤独与悲凉。她唱的歌大都是老歌，那些听起来很普通的旋律，经过她的心灵独酿，缓缓流淌出来，如一条奔向大江大河的溪流，清澈、纯净，打动心灵，就像刚刚下了一阵毛毛雨，叫人浑身清爽、精神勃发。

她女儿八岁那年，脚底突然长了个大包，肿痛难耐，家人以为是她调皮所致，没放在心上。过了几天，大包没了，身体却出现游走式的疼痛，其他地方也出现大包。夫妻俩靠种地为生，为了给女儿治病，花光了家里的钱，欠下一屁股外债。囿于家贫，儿子入赘岳家当了上门女婿。当命运走入逼仄贫穷的死胡同，剩余的就是人性的较量：渐渐地，丈夫失去耐心，一改过去的面孔，甚至偷偷把家里房子变卖。2010年，她提出离婚，独自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。

搬离了以前的家，娘俩来到山上住。她承包了一座荒山，种板栗树，养鸡养鸭喂羊，卖了赚钱补贴家用。她们的日常，就是与山上的野蔬果木为伴，苦菜、白蒿、薄荷、野蒜、荠菜、面条菜……白天带着锄头和小铲去山上剜野菜，边挖边直播，一路的山野风光，叫人流连忘返；回到家里，择、洗、蒸、拌，包水饺，蒸大包子，反正是无菜不欢。日子是清苦的，心情却是愉悦的：老面发酵的馒头，手工揉制，搁大锅里蒸二十五分钟，炉膛里的柴火，每一根都沾着“刘姥姥”的手泽，那是她用电锯劈的；和着豆面、玉米面蒸的白蒿、蘸蒜泥吃，绿油油的，或是苦菜、野蒜蘸酱；再来一碗玉米糊糊，吸溜吸溜，喝得微微出汗。

看着她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我顿觉这就是最治愈系的人间烟火。

最初，“刘姥姥”是不会唱歌的。女儿结识了一些网友，有人建议她，“你们得走出去，就是要饭也饿不死。”于是，她们第一次远行，坐火车去了深圳。本以为南方暖和会有利于女儿的病情，但潮湿的气候令她们难以适应。回家后，“刘姥姥”放下心理包袱，“以前在外面唱歌，觉得难为情，回家后突然想通了。”那年母亲节，“刘姥姥”学会了第一首歌《母亲》。“没有什么热爱，就是为了生存。”她有个歌曲本，女儿在本子里写满了歌词，让她有空就背；零基础学乐谱，她想出了个笨办法，画上扬的符号就是高音，两个字下面画一道横线就是一拍……就这样，她在耳顺之年成功get唱歌技能。

去县城的路上唱，到景区附近唱，也在直播间里唱，唱歌的同时，她们也带货，多是一些土特产。“刘姥姥”火了，成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。“感谢老铁！感谢家人们！”这是她们说得最多的话。我最喜欢“刘姥姥”唱《最亲的人》，“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，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，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，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，门前的小树已成年，阻挡着风雨来得突然……”她一张口，好像把岁月的沉淀和盘托出，酸甜苦辣，个中滋味，在心头猛烈翻腾，溅起一朵朵浪花，或曰感恩。很多时候，我觉得她不是在唱歌，而是在与命运握手和解——那歌声或低沉或高昂，分明像一条无形的缆绳，渡她们抵达精神的彼岸。“刘姥姥”曾说过，“这些年，我感觉麻木了，不哭，光难受，像一个东西把我蒙住了，罩着我，就是揭不开。”然而，当她唱歌的时候，似乎整个世界拥她入怀，再多的苦、再多的累，都化作云烟。她唱的是她自己：一个人的胜利。

由“刘姥姥”，我想到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。比较下来，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——都是乡下老太太，靠种地为生，一个为了女儿学会唱歌谋生，一个因女婿不争气去荣国府打秋风。她们穷而益坚，虽卑微却不失尊严，一个说“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”，一个坚持直播不随便收红包。《红楼梦》里刘姥姥第一次来，凤姐给了她二十两银子；第二次来，刘姥姥带来枣子、倭瓜和野菜，见到贾母时说，“今年多

打了两石粮食，瓜果蔬菜也丰盛，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，并没敢卖呢，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，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，这个吃个野意儿，也算是我们的穷心。”俨然是来报恩的。刘姥姥上前行礼，请老寿星安。贾母回称“老亲家”，称赞她身体硬朗，刘姥姥笑着说，“我们生来就是受苦的，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，若我们也这样，那些庄稼活就没人做了。”贾母自嘲是老废物，刘姥姥直说这是福气。最有看头的当数刘姥姥逛大观园，她甘当“女篋片”，变身段子手，吃豪华大餐，她自嘲“食量大似牛，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”；吃鸽子蛋，没夹起来滚到地上，她直说“一两银子，也没听见响声就没了”。贾母拣了朵大红花簪在鬓上，凤姐给刘姥姥横三竖四插了一头的花，刘姥姥笑着说，“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粉儿的，今儿个老风流才好呢。”刘姥姥活得真实，活得通透，最叫人佩服。

当然，刘姥姥也有“讨厌之时”。去妙玉的栊翠庵喝茶，出去解小手时竟在园子里迷了路，误入宝玉的卧室。她喝过茶的杯子被妙玉嫌弃，经宝玉说和，将杯子送给了刘姥姥，总算没有扔掉；宝玉也有洁癖，一尘不染的卧室被刘姥姥撒了野。这无不流露出曹雪芹的深意：卑微与高贵，清洁与污秽，笨拙与精致，乃一体两面，到头来，万境归空，众生平等。所以，人人都爱刘姥姥，爱的是另一个被遮蔽的自己。

这天，春光明媚，山上的“刘姥姥”家里嫁接树木，雇了几个工人，工人都是五六十岁的样子，干活十分卖力。晌午时分，众人坐下来吃饭，“刘姥姥”照例打开直播，野菜蘸酱，香肠切片，自己蒸的槐花韭菜馅大包子，肉丁是切的，一咬直流油，还有玉米糊糊。她边吃边聊天，有网友发弹幕问吃饭的人是谁，她幽默地答道，“这老头是我从山下抓来的，不让他走了，留下来干活。”她哈哈大笑起来，没牙的嘴巴窝成漏斗状。她又说，“老头颜值很高，年轻时也是个大帅哥。我就喜欢找老头，和老头聊天。”说话的空当，老头脸上飞起红晕，牵牵绊绊的皱纹细细舒展，好像年轻了十几岁。

人人都爱刘姥姥。那或低沉或高昂的“没牙”歌声跨越大山，穿越苦海，飞向远方……

【在人间】

## 我的“高小”岁月

□王爱竹

我读书时，南洼小学是章丘县一所远近知名的“中心完小”（有初小和高小的完全小学），离我村只有三里之遥，在本村念完小学四年级的孩子，大半考去那里读高小了。我1954年也考进了这所有名的南洼完小。我们三班和二班的教室并排着，这是新盖的一排八间平房，红墙黛瓦，宽敞明亮。读“高小”的学生来自远近不等的周边村落，三五一伙，寄宿在庄户人家的闲园子里、破马棚里、存放棺材的房子里……条件虽差，但不收房钱。每日三餐的主食，是每隔三天或一个星期各自从家里用竹篮子扛来的“干粮”，有三合面的窝窝头，有硬邦邦的红高粱大饼子，也有一叠叠焦黄的酸煎饼；几乎每人都带个小咸菜罐子，里边是自家腌的红白萝卜、白菜帮子，少数家境好的同学带的是酱豉豆子。每学期要交几毛钱伙食费，大伙房负责每餐供应豆汤或饭汤（小米的），用一层层摆起来的大箅扇焗熟学生们的干粮，水室里的开水免费尽喝尽用。

那时，白天的功课很轻松，作业很少，课间就做完了。下午上完课到晚饭前这段时光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。我们男生凡是爱好体育的几乎都是篮球迷，但操场上只有一副篮球架，所以下课，篮球架下就成了各班的“必争之地”。所用的篮球甚是珍贵，全校大概就那么一个，只有等到上体育课才有机会摸一摸那难得一摸的真篮球。平时打的所谓“篮球”五花八门，最讲究的是买来的大白皮球，拳头大小，一拍蹦得老高；其次是姐姐们用线缠的绒线球，花花绿绿，大小不一，得使劲拍才能蹦起来；还有一种妈妈们缝制的多棱形“大篮球”，那是碎布里塞些旧棉絮做成的，大是够大的，但无论你使多大力气拍，它也懒得蹦一下。篮球是越打越上瘾，可苦了脚下的一双布鞋，那时谁穿得起“胶皮鞋”？有一次回家，妈发现我的鞋“前门脸”被硬硬撕开了个口子，那是妈刚给我做的一双新布鞋，她数落了我一顿，又结结实实地给我缝好了。可回校没几天，“前门脸”又撕开了，从此我不敢大意，经常光脚打球。我班的王百秋是全校知名的“篮球明星”，他用那种小皮球或绒线球，在篮圈只有碗口粗的自制球架下打球，五十米开外单手跳起投篮，几乎百发百中！

冬天夜长，晚饭后天就黑了，但回到宿舍不能马上睡觉，便各人忙各人的事：有的在灯下专心画画，有的隔着“楚河汉界”，拱卒、跳马、当头炮，也有的坐在炕头天南海北“侃大山”……我是凑着油灯看书，大部头的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都是这期间看的。王尔温是个后来的插班生，年龄比我们大，他带来一把破京胡，这把京胡已破到扔了没人捡的程度，他却视为宝贝。有天晚上他坐在炕头上，忘情地拉起了他的

宝贝京胡，别看京胡破，那京腔京韵却是销魂摄魄，把我们一下子全镇住了，画画的停住笔，呆呆地歪着脑袋；下棋的两人愣了神儿，都忘了该走的步数；“侃大山”的全闭了嘴，竖起耳朵一声不吭；尤其是把我这个“戏迷”征服了，恨不得一夜就把这能耐学到手。

要学这一手，好歹要有把京胡啊！要家里给买，那根本不敢想，于是一拍脑袋，自己造！我找来个铁皮罐头，淘换来个“猪尿泡皮”，又冒着被炮蹶子的危险，从人家马尾巴上拔了些马尾毛……经过一番操弄，竟做成了一把“胡琴”，缠上丝弦，点上松香，一拉，还真拉出了音。拿到学校让王尔温一试，这音既不像二胡，也不同于京胡，那是别有韵味的“天籁之音”，当即震惊了在场的老师们，后来校长还将其定为参赛作品送到县里，荣获了“章丘县小学生手创作品赛”二等奖。我就用这把自造胡琴，拜王尔温同学为师，慢慢学会了《寄生草》《老十翻》等简单曲牌，还跟教地理的巩老师学会了《女起解》《打渔杀家》等戏中的不少唱段。

临近新年的一个周末，放学时班主任宣布了一个好消息：下周全校要举行迎新篝火晚会，同学们返校时都要带些干柴来，不拘多少，意义在于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。老师话音一落，同学们一片欢腾。

这天晚饭后，夜幕终于缓缓降下来，在似明又暗的夜色中，各班依次围坐在柴堆旁，等一切就绪，干柴点燃，刹那间烟雾升腾，火光冲天，大操场上一片光明。此时，红彤彤的夜空，亮堂堂的会场，人间如梦似幻。校长简短的新年致辞后，文艺演出开始了，热烈欢腾的气氛如同跳跃的火焰。终于轮到我班的节目了，我腾地站起来，有说不出的慌乱和紧张。我们班排演了一个小合唱《跑马溜溜的山上》，但大家非要我和王尔温再演一段京剧清唱不可，实在推托不掉，我俩只好选了段《甘露寺》。如今一听该上台了，这才慌了神。我强压着怦怦的心跳走上舞台，等王尔温的过门响过后，我站稳抖动的双腿，鼓足全身的勇气，张开大嘴便吼：“劝千岁，杀字休出口……”谁料一句尚未唱完，台下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掌声，还夹杂着一声声喝彩。不管这喝彩声里含着多大的包容和鼓励，反正自己由此壮了胆，越吼越来劲，一路下去，顺顺当当收了尾，下得台来犹如得胜回朝，无比自豪。可惜，这京胡、京戏正学得上瘾，也该“高小”毕业了。

必须承认，我的“高小”岁月，物质条件与我的孙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我当年的快乐自由，却自信绝不逊于如今的孩子们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